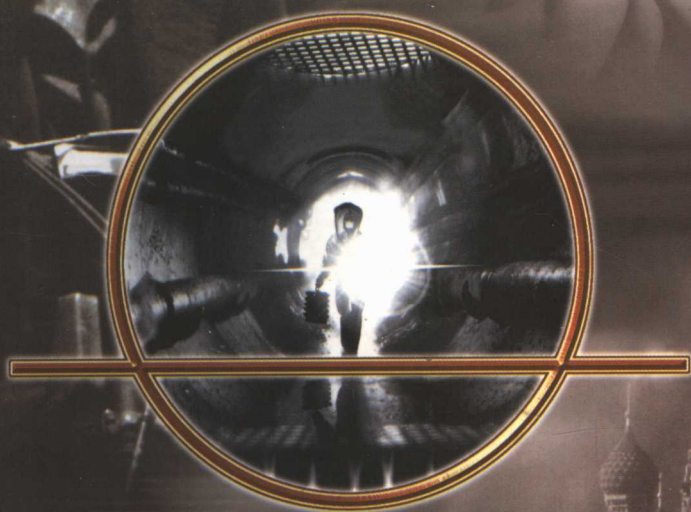


俄罗斯最新

甘雨泽 / 主编

ЧЕСТЬ
И СИЛА

反犯罪小说系列



毒枭将军

DUXIAO JIANGJUN

〔俄〕谢尔盖·塔拉诺夫 / 著
刘 飞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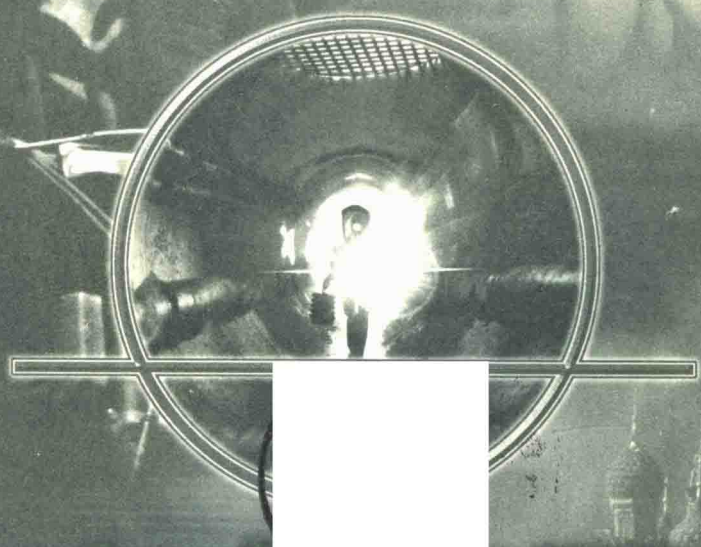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最新

ЧЕСТЬ
И СИЛА

反犯罪小说系列

甘雨泽 / 主译



毒枭将军

DUXIAOJIANGJUN

[俄] 谢尔盖·塔拉诺夫 / 著
刘飞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92

©Vagrius 1997

©1997 by Sergey Taranov

©2000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俄罗斯最新反犯罪小说系列

主编：甘雨泽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杨 群

毒枭将军

Duxiao Jiangjun

[俄]谢尔盖·塔拉诺夫 著

刘 飞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256-3/I · 1192 定价：15.80 元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甘雨泽

党派蜂起，你争我夺；车臣战争，狼烟滚滚；贼盗四起，匪帮横行；警匪勾结，贩毒走私；高官腐败，权钱交易；灯红酒绿，乌烟瘴气；经济衰退，人心惶惶……

摆在我面前的这套“俄罗斯最新反犯罪小说系列”，为中国读者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当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鲜活画面。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由于改革政策不得当、政治斗争频繁、车臣战争以及总统大选等因素干扰，经济危机迟迟不见好转，由此引发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犯罪现象和恐怖活动遍及全国，渗透官场，盘根错节，已成为一大社会顽症。

这套系列小说包括俄罗斯最新出版的五部长篇：《超级斗士》、《毒梟将军》、《殊死较量》、《特级间谍》、《邪恶克星》。前三部长篇虽然都是同一个主人公——梅钦内，但内容各自独立成篇。

受出版社委托，我担任这套小说系列的主编。身知责任重大，历时两个多月，我对照俄文原书，审校并修改了这五部长篇小说的译稿，约一百三十多万字。这其中的辛劳只有我自知。尽管如此，当我校译完最后一部译稿闭目深思时，书中人物栩栩如生，书中情节历历在目，我仿佛在异国他乡又经历了一次人生体验……

这套小说系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侦探破案小说。

我认为，这几部长篇采用侦探小说和政治纪实小说相结合

的写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当今俄罗斯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在《毒梟将军》中,小说一开头写女翻译康斯坦丁娜因给国际黑帮秘密会议当过翻译,怕她泄露会议秘密而追杀她。由此引出主人公梅钦内配合警察局少校史马可夫,共同侦破此案的故事。小说运用了现场勘察、案情分析、逻辑推理等侦探小说的常用手法。但是,作家的注意力不在于破案过程,而是通过破案过程来反映当今俄罗斯的现实。可以说,小说中描写的走私贩毒、警匪勾结、高官腐败等情节都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写照。

再者,这套小说系列的作者都十分关注当前俄罗斯社会的道德问题,这恐怕也是俄罗斯反犯罪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区别。西方侦探小说非常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惊险,而俄罗斯作家常常借助侦探小说的体裁,探讨当代俄罗斯人的精神道德问题。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卖淫赌博、个人主义、冷漠无情、尔虞我诈等腐朽的道德观念抬头,致使许多年轻人为了钱财和一己欲望而不顾道德沦丧。年轻的维卡搞同性恋,利娅为了十美元而出卖肉体;公司老板多尔采夫为了独霸金矿,可以肆意陷害合伙人,把他投入监狱,而自己则带上钱跑到某个大城市,住进最豪华的大酒店,整天跟妓女鬼混……某些克里姆林宫的上层人物为了更多聚敛钱财,把钱投入到“俄罗斯性亢进剂”的生产中,根本不顾广大国民的身心致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五部长篇小说都具有“道德暴露”和社会纪实性质。这些作品以破案为依托,暴露了今日俄罗斯在政法体制上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堕落和腐败现象。

这套小说系列塑造了梅钦内、涅恰耶夫(绰号“柳特”,意为“猛士”)、史马可夫少校等正面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把他们描写成十全十美的英雄,

而是着力表现他们对邪恶、犯罪和腐败的深恶痛绝。作家把梅钦内这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他是一个硬汉。他参加过车臣战争，受过特种训练，有着超人的意志和超人的功夫。但他不愿去当警察，因为他认为，作为一名国家正式执法人员要受到种种束缚——高层腐败，上下勾结，犯罪分子常常逍遥法外。因此他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超级斗士，他配合有正义感的警官，采取“法外惩治”、“以毒攻毒”等手段，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他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小说里描写了他同几个年轻女人的恋情，甚至写他与妓女疯狂做爱的场面。当然，这里面掺杂了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不足为训。这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人物。实际上，作家是把他作为正义力量的化身。正义与邪恶之间永远是不可调合的。不管怎么说，梅钦内等有缺陷的英雄人物代表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伸张正义的值得称道的行为。

应当说，这一小说系列仍属于通俗小说范畴，并非新俄罗斯文学的主流。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这几部长篇小说可读性强，情节引人入胜，尤其对了解当今俄罗斯社会是颇为有益的。这大概就是我愿意担任这一系列丛书的主编并审校全部译稿的原因吧。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主要人物表

梅钦内——主人公的绰号

史马可夫——少校

康斯坦丁娜——女翻译

安德烈·苏哈戈利夫采夫——上校

巴尔·巴雷奇——摄影师

布留霍夫——将军

鲁达克——永久银行总裁

奥列格·喀山采夫——黑社会头子，绰号“喀山”

马拉特——喀山手下

爱德华——黑社会头子

切尔金——黑社会头子

亚宾尼克——黑社会头子

巴日达耶夫——永久银行下属的艾克斯塔公司经理

瓦吉姆——巴日达耶夫的保镖

马尔什维克——退休上校，社会保障基金负责人

维尼尔——马尔什维克的继任者

阿丽娜——维尼尔的夫人

沃罗涅茨——赌徒，阿丽娜的情人

安东·约瑟夫托维奇——自然保护区的头儿

目 录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甘雨泽
危中真情	(1)
急中生智	(19)
尔虞我诈	(33)
智取岗楼	(48)
黑帮内讧	(63)
虎口脱险	(82)
枉费心机	(96)
另寻新欢	(118)
化险为夷	(142)
一妻多夫	(169)
投机起家	(189)
毒枭将军	(209)
情人相会	(232)
黑道大亨	(257)
并未结束	(284)

危中真情

她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里。梅钦内一边仔细倾听着枪声，一边把康斯坦丁娜紧紧地抱在怀里。隔着紧袖运动衫，感觉到了她诱人的胸部。圆滚滚的东西在跳动着，就像被抓住的小鸟，拼命地要挣脱牢笼争取自由。潮湿的、略有一点咸味的海风轻拂着姑娘栗色的头发，轻抚着她微微晒黑的脸颊。

两个年轻人打算从海边这块危险地带逃出去。康斯坦丁娜是这次秘密会议的惟一的翻译，因此她掌握很多情况。

“别笑！”

“太痒痒了，风、波涛声，还有你的手都刺激我，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那么痛苦……又那么舒服！哎呀，又痒痒了！你知道吗，这是在哪儿？”

“别出声！”

在疗养院的一号楼里有一个枪手，已经有两个服务生在他的枪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梅钦内隐约地感到在不远处还埋伏着一个神枪手。

而康斯坦丁娜却是满不在乎，她一次又一次令人陶醉地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并且诱人地摆动着整个身体。

“别笑了，你这个疯子！”梅钦内说。

“我……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在这洒满落日余晖的、散发着玫瑰花香的海岸上，康斯坦丁

2 毒梟將軍

娜那紫罗兰色的眼睛炯炯闪光，只有手紧紧地握住。

“死亡近在咫尺……”

“不要怕，”他说，“为了不伤到我，他们不敢随便开枪。你瞧，一切都会好的，我的美人儿！来，让我亲一下！你的嘴唇那么诱人，怎么能不拥抱你，怎么能不亲一下呢！”

“不行！”

“就一次！反正一切都在刺激你！”

“我之所以那样说，是怕你认为我有些古怪。我不是精神病，你明白吗？”

“是吗？那我更应该试一试，难道不是吗？”

“是的……不！那样的话我会受不了的。你知道，我曾经去看过医生，他给我开了一些镇静药，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这不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性狂想症。他们说以后会好的。”

“这没什么不好的呀。”

“先生，有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都不敢看，都会使我产生幻想。我并不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可有时竟想……有时还会梦见……”

“梦见什么？”

“不告诉你，在你面前我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我很愚蠢，是吗？”

“再抱紧点儿，亲爱的。”

“别……”

“我必须把你抱得紧一点儿，我们离得越近，他们越不敢开枪。”

“可我们怎么逃出去呀？”康斯坦丁娜问。由于害怕，她的舌头都有些颤抖。然后，她又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梅钦内埋怨说。稍停顿了一会儿，他大声说：“小姐，别再哆嗦啦，我也不是木头人。”

“我有点儿头晕……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安静点儿吧。”

梅钦内把女翻译从怀里放下，看了看自己的白色游泳裤，在泳裤的后兜里有一支自动步枪，是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追击时用的。当然，敌人现在还没准备追击。想抓住他们的那些人清楚地知道，被追捕的对象有武器，而且枪法很准。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现在离他们最近的就是第二个枪手。除了他之外，在外围还有几个岗哨。

在梅钦内的左侧，有黑海温柔的波涛声，在右侧是疗养院的白楼，打死两名服务生的杀手就埋伏在里面。顺着楼的方向伸展着一片玫瑰花圃，在花圃的后面矗立着一片像墙一样高大的灌木丛。梅钦内认为，第二个杀手埋伏在第二栋房子里，因此再往前三四十米还是安全的，但要想进入玫瑰花圃和灌木丛就很困难了。

“你根据什么认为他们不想打死你呢？”康斯坦丁娜问道。

梅钦内耸了耸肩膀，他不想谈这个问题。为了不让姑娘害怕，他转移了话题。

“是哪个怪人给你取的康斯坦丁娜这个名字？”

“什么怪人？是我父亲取的。”

“那你小时候他怎么称呼你呀？科思嘉，是不是？”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有异国名字的姑娘生气地说。“我父亲很喜爱女演员阿尔费洛娃，当然，是偷偷的。当时她正好在《三个火枪手》中扮演阿尔塔尼亚娜，你记得吗，当时到处都在唱‘来吧，来吧，让我们尽情欢乐……’因此我父亲就给我取名康斯坦丁

娜。阿尔费洛娃也长着一头栗色的头发和深蓝色的眼睛。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还是没明白。”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们不会向你开枪？”

“啊……这大概是他们还没接到向我开枪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

“真的是这样吗？”康斯坦丁娜怀疑地说。

梅钦内自己对这些话也不相信。其实秘密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们非常想把他活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到底是谁想知道他们的秘密，是谁使梅钦内以保镖的身份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如果现在开枪把他打死，那他就会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带到坟墓中去，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如果敌人从玫瑰花圃里开枪的话，梅钦内无论如何也保护不了康斯坦丁娜。从小树到海浪的距离非常近，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处躲藏。

在玫瑰花圃后面有一道灰色的铁丝网。距离灌木丛还有七米远……所有这些防线都被抛在了后面。在右边，疗养院的二楼已经看得清楚了，楼雪白雪白的，就像童话里糖做的房子。梅钦内的一只手抓住康斯坦丁娜的肩膀，把她抱得更紧。她哆嗦了一下就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忍一忍！”梅钦内对她喊道。

“不行，我忍不住，啊……”

“忍一忍，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还要走一百米，就剩一点了，我求你……”

“不，不行了……哈！……我好痒痒。还不只是……哈哈！……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还要我解释吗？要是男人碰我的胸部，抚摸我的脖子，或者搂着我的肩膀、腰……哈哈！”

“那就会怎么样？你会很害羞吗？”

“怎么会呢？正相反，如果男人那样抱着我，我就准备把一切都献给他。”

“不是开玩笑吧？那要是和男人在一起跳舞呢，比如狐步舞或者探戈。”

“现在还有谁跳这种舞呵！轻点儿……啊！哈哈！”

“如果你和一个男人跳舞并且离得很近？”

“当然。”

“立刻就准备献出一切吗？”

“是的，我的肉体。别用手指头碰我。啊……”

“别碰还是碰？”

“别碰，哈哈！”

在光秃秃的海岸上他们前进了十五米。

大海依旧在低语。令人目眩的南方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在疗养院的海滨浴场和柏油路上，报纸的碎片、褪色的糖纸以及凋零的花瓣在风中飞舞着。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周围没有一点生气。

“我怕，咱们快跑吧。”康斯坦丁娜几乎喊了起来，“快跑吧，这静得让人觉得恐怖……”

“不行，我们不能跑。”梅钦内摇了摇头。他很清楚，埋伏着的杀手正希望他们这样做。

“你再抱紧一点。就假设你爱我，行吗？当然，希望我不是让你讨厌。如果你那么多情的话，你应该会喜欢很多男人，是吗？”

“怎么，你想欺负我吗？”

“我？不，可你自己说，如果一碰你的话，你就会……”

“一碰我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准备献出你的肉体……”

“是的，只是准备。但绝不是说每一次，对每个人都会献出……我可不是那种人！啊！……你又……哈哈！”

“别那么歇斯底里！”

“把我放下！”

就在两人亲密谈话时，他们又走出了二十五米，几乎已经到了空地的中间了。现在距离安全地带，也就是那片有柏树、黄杨以及一些类似槭树的树林子，还有大约一百步。可怎么才能到那儿呀！康斯坦丁娜还在不停地发抖，她的漂亮的大腿好像不是走在被海水磨光的卵石上，而是走在稀泥里。

“周围静得吓人。”康斯坦丁娜又说了一遍。

“怎么会呢，海上有波浪，还刮着风。”

“是的，好像是有风。”

“你看那边，以前这里到处都是帆布帐篷，人多的时候简直都没处下脚。”

“你到过这里？”

“是的。不，但和这儿也差不多，离这儿不远。”

“真很难相信，这儿曾经发生过战争……”

“都已经过去了。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梅钦内看了一眼“糖房子”，窗户已经都打碎了，就像是空洞的眼睛一样。在房子的正门附近堆着一些原木、破箱子等杂物。在房子的侧面，阿布哈兹人在上面用俄文写了一行深红色的标语“格鲁吉亚人——法西斯”。

距这片废墟一公里左右，在以前的“全俄疗养院”的基础上翻建了一所旅馆。康斯坦丁娜担任翻译的那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这里挤满了所谓的国际会议的代表。看着这片荒芜的地方，真很难想像到里面乌烟瘴气：一群商人、冒险家、赌徒、妓女以及自愿出卖肉体与灵魂的舞女，酒池肉林，纵欲狂欢……

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梅钦内向白楼那边看了一眼，他认为大概听不到枪声了。但他错了。楼里面的家具都已经搬出去了，好像楼里的间壁墙也拆了一部分，因此楼里面回声很大。从楼那边传来了“啪”的一声，就像是一个凶恶的马车夫为了从阿布哈兹这个历史的深坑中冲出而狠狠地抽打着马。就连大海的轰鸣都没有淹没这不祥的声音。

“啊！”康斯坦丁娜突然叫了一声。

但幸运的子弹从他们的身边飞过去了。

梅钦内用眼睛的余光看见这颗子弹打到了一个卵石上，迸出了一个火星，然后就飞入海中。梅钦内转过身，把自己的后背对着杀手的方向，用整个身体把康斯坦丁娜掩护住。就是死也要死得高高兴兴。他把康斯坦丁娜紧紧地抱在怀里，轻轻地吻向她的香唇。他的手从康斯坦丁娜的纤腰慢慢地滑落，穿过短裤的松紧带轻轻地抚摸着凸起的臀。

年轻的姑娘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但眼中的恐惧已被燃烧的欲火所代替。她把自己那温暖、柔滑、香甜的舌头深深地放入梅钦内的口中。

要是没向他们瞄准该多好啊！

“我爱你，”梅钦内费力地从姑娘的唇上移开，喘息着说，“我需要你。如果我们能逃出去，我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要是我们能逃出去，我就是你的。”康斯坦丁娜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你不会骗我吧？”

“怎么会！还有哪个男人能为我这样冒险呢？不过我们必须逃出去。哈哈……”

“天哪，你安静点儿！”

“对不起……”

杀手正从“糖房子”看着他们。

“你们是在亲吻死神。”一个杀手暗暗地想。

“要打死那个女的，还不许射那个男的，这我可办不到。还是你来吧！”射手对他的上司说。

“你再试试！”

“他把她整个都挡住了。”

“他们现在站在那儿不动吗？”

“是的，可当他们往前走时，他几乎把她整个身体都掩护住了。”

“那你就打她高傲的屁股。”

“‘高傲的’是什么意思？”

“你好好看她——明白啦？……哈，‘啪’的一声，这小母牛就倒下了。”

“真是太妙啦！”枪手赞同道，“然后怎么办？你追上去和她快活一会儿！最好把她留在你那儿一个星期，然后再把她弄死。”

“恐怕我们抓不到他们。”

“为什么？”

“我担心他们有车藏在这附近，他好像是急着往那边跑，兔崽子，放过他们！”

“要不，毙了他？”杀手问道。

“你疯了！你要是伤到他的一根头发都得要你脑袋。就算他跑了，跑遍俄罗斯，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都能把他找回来，明白吗？要是打死了可就抓不回来了。把那个女的打死，开枪！”

“去你妈的……”

“你这个狗娘养的，瞎汪汪什么？”

“那你让我怎么开枪！啊，他把她抱在怀里。”

“抱在怀里？”

“是的，她的手搂着他的脖子。”

“那他怎么往前走？”

“他一直背对着我。那我打他的蹄儿！”

“不，不行。你最好是追上去。你手里有卡宾枪，怎么不去追呢？”

“那好吧，我可以去追，然后怎么办？我开枪你又不让，可他却有枪，而且他开枪也不用请示。即使是徒手格斗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一下能放倒十个。不行，我可不去，我被雇来可不是为了追他们的。还是自己的小命重要。”

“那好吧，”发号施令的家伙突然说，“你现在就向他们附近开枪，要不断地打，这四周都是空地，只要他们一分开，你就把女的打死。”

“这还可以。”

不祥的寂静中的等待是可怕的，而身处弹雨之中更加恐怖。纷飞的子弹一会儿打在前面，一会儿打在后面，子弹与卵石撞击出火花，然后就飞到海里去了。康斯坦丁娜神经质的笑声消失了，代之以低声的呻吟。她双手抱着梅钦内的脖子，整个身子全都偎在他的怀里。梅钦内的双手也紧紧地抱住她，她的脸庞、明眸、嘴唇、柔软的乳房、温暖而平滑的小腹——所有这一切使梅